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春阿氏謀夫案 第九回 項慧甫偵探女監 宮道仁調查例案

話說蘇市隱等因為黃增元說的酒令兒，正在哄堂而笑，忽有走堂的進來。回說第六官座，有市隱的至友平子言平老爺來請。市隱忙出來，到了大問官座，裡面有五人在座，正在飲酒，望見市隱進來，一齊站起。平子言年有三十餘歲，麻面無須，穿一身藍綢褲褂，學士緞靴，離了座位，先與市隱見禮，又挨次與市隱介紹，謙遜讓坐。走堂的添了匙箸，眾人都舉杯讓酒。市隱以善飲著名，無法推辭。子言又極力獎譽，誇說市隱先生如何能飲，強令著先盡三杯。市隱一一喝了。子言道：「市隱先生，怎麼這般閒在？經年不見，面上越顯得發福了。」市隱陪笑道：「兄弟是無事忙，不為有事，輕易不肯出城的。」

說著把阿氏的事情，當作新聞笑話，說了一回。子言一面讓酒，望著門外無人，笑向市隱道：「難為你那樣細心，那日在小菊兒衙門，見你與秋水二人，幫著烏翼尉檢察屍常我想你們二位，都是學界中人，如何在偵探學上，也這麼不辭辛苦呢？當時我沒敢招呼，後來聽朋友說，你們二位因受烏翼尉之托，很費研究，不知調查的怎麼樣了。」市隱聽了此話，很為詫異，因問子言道：「你是幾時去的？聽誰說的？」子言搖頭道：「這一層先不用問，請問春英一案，依照先生所見，兇手究竟是誰？」

市隱正欲答言，眾人道：「子言是喝醉了。昨天左翼公所，已將普雲拿訊現在滿城風雨，都知是普雲、蓋九城所害，此時還有可疑義麼？」子言搖頭道：「不然不然，當日屍場的情形，疑點甚多，不知市隱先生記下來沒有？」市隱聽了此話，追想屍場情形，歷歷在目。隨笑道：「記得記得，閣下有什麼高見？倒要領教。」子言道：「第一處可疑之點，是蒼氏屋中的兇器，及兇器上阿氏的手巾。第二是牆上的灰。第三是阿氏簪環，及廚房裡臉盆水缸。第四是茅廁中，有一條板凳。這宗地方，都是偵察資料，」眾人聽了此話，皆笑子言迂腐。惟有市隱一人深為佩服，暗想那日屍場，我與聞秋水那樣詳細，尚有未留心處，今被子言提起，這才恍然大悟，連聲贊美。因為在坐人多，說著不便，遂邀平子言過那屋細談。子言亦領會其意，惟因有慧甫等在坐，不樂意過去。論其心理，本想以私人資格，要調查此案原委，既不求鳴之官，亦不樂白諸人，好似有好奇之僻，欲借此驚奇故事，研究破悶似的。聽市隱讓他過去，甚不謂然，隨笑道：「先生請便，改日訪得的確，再與慧甫諸君相見未晚。」市隱亦知其意，不便再讓，當與告別，回到原席。

只見礪寰等酒令未完，正輪到黃增元喝酒，說了句春風春月春光好。眾人一面笑，正問他此句的出處，逼他喝酒呢。一見市隱進來，大家齊笑道：「市隱來了，咱們收令罷。」說著，催了菜飯，大家吃過。市隱把見著子言，所談屍場的情形，細對慧甫諸人述了一遍。礪寰道：「子言是半開眼兒的人，何足憑信。我告訴你，此案的內容，我同慧甫、增元三人，已探得大概情形，只礙於沒有證據，不敢指實。你要少安勿躁，等過十日之後，我必有詳細報告。」市隱道：「你說的固然很是，但此時我的心裡，非常悶悶，非把內中真像，探得實在，我心裡不能痛快，我終日東奔西跑，專為此事，你們既已知道，又何必嚴守秘密，不肯告訴人呢？」礪寰道：「不是我不肯告訴人，方才於真卿先生，業已談過大略。真卿住家，最與刑部相近。那裡情形，他知之最詳。現真卿定於明日午後，真卿與慧甫二人，赴部調查，等他們回來報告。我方才把柄了。」市隱聽了此話，很覺渺茫，細追問一切情形，礪寰不肯說，真卿含笑在旁，剔牙不語。鬧得蘇市隱猶疑不定，疑是有人才出去時，慧甫等有何議論，或是慧甫等，已得其中真象，不肯與旁人說明，亦未可知。遂笑道：「你們這鬼鬼祟祟，我實在不作情。」

肯得說明呢，就趕緊說明。不肯說明呢，就不必告訴我。又何必吞吞吐吐，叫人家發疑呢？」說的增元等也都笑了。慧甫亦笑道：「不悶人不成笑話，你先少打聽罷。」真卿漱了口，也湊近眾人道：「似我所見，春阿氏一案，實在冤枉。過部那一日，我已眼見其人，身世不甚高，圓合臉兒大眼睛，面上一團嚴肅的顏色，絕不似殺人的女子。聽說到刑部後，分在山西司承審，阿氏是收在北所，不令與家人相見，以免有串供的情弊，現在連過數堂，尚無口供，只認說一陣心迷，便要尋死，後來又一陣迷糊，將伊夫砍死，所以才畏罪投缸。您想這一片口供，能算得上是實供嗎？嗎？後來又再三拷問，她說她丈夫既死，落了謀害親夫的罪名，如今只求一死，情願抵償。問她婆婆如何？她也說好。問她丈夫如何？她也說好。我想這一件冤枉案子，若一旦定讞，必然依照律例，凌遲處死，死後便無日昭雪了。」秋水冷笑道：「你們這宗見脈都顯無稽之談。凡評論一件事，萬不能倉卒草切，須把種種證據，一一指明，方能把阿春氏證為好人呢。」淡然亦笑道：「秋水卓見，誠可令人佩服。」

但昨日翼裡已將普雲拿獲，今午解送提看。大概一兩日內，必然過部，是否為害人原犯，現尚難得定論。然若詳細究問，必能得著內中真像。」秋水含笑道：「不見得罷？」淡然亦急道：「普二常在文家，焉能不知？」秋水搖頭道：「不見得，不見得。我憑空這麼說，沒有真實證據，你們絕不肯信。咱們設一個賭約，等她定讞後，倒看誰輸誰贏。」說罷，與淡然擊掌，以市隱作證人，將來輸了時節，罰他五十人的東道，並捐助貧民院一百塊洋錢，礪寰等連稱很好，慌忙的淨面穿衣，會了飯帳，各自分頭回家，不必細題。

次日項慧甫同了謝真卿二人，去到刑部北所，要偵察阿氏舉動。不想事有湊巧，這日山西司提訊阿氏、文光與范氏諸人，均在羊肉館聽候審呢。真卿、慧甫等聞知，喜出望外。先到刑部裡面，尋了相熟的牢頭，引至北所。一面走路，一面與那牢頭，打聽阿氏的舉動。正步在西夾道內，忽見有一群小孩兒，圍隨一個女犯，年在十六八歲，梳著辮，穿一件蔚藍色竹布褂，慢慢的走來，真卿一看，卻是阿氏。隨在慧甫身後，拍了一掌，慧甫亦忙的止步，閃在一邊，見那一群小兒，一個個歡歡喜喜，呼喚姐姐，阿氏低著粉頸，頭也不抬，消消停停的走過，那一種慘淡形容，真令人觀不忍睹。任是鐵石心腸，也不免傷心落淚。慧甫待其走遠，向牢頭打聽。這一般小兒，是阿氏的什麼人？牢頭道：「說來很奇，這都是附近住戶的小兒，皆因春阿氏性情溫婉，自入女監後待人極好，不但監中囚犯，全都愛她敬她，連女牢頭梁張氏，全都憐憫她。看她的言容舉動，頗有大家風範，又安靜，又沉穩，決不似殺夫的神氣。所以合監女犯，全都替她呼冤。這群小孩子，也因她待人極好，所以成群結隊的呼他姐姐。有什麼好吃的好玩的東西，她都爭先恐後的送來。現在半個多月，已經成習慣了。」真卿歎口氣道：「這群小兒，真個有趣。只是中國刑法，暗無天日。像這樣冤屈事，得何時昭雪呀？」說罷，歎息不止。牢頭悄聲道：「二位到處邊去，先不要說。昨天蓋九城已經放出，大概是文光家裡托了人情，不然也難於釋放。」慧甫道：「那麼過堂時節，范氏是什麼口供？」牢頭搖首道：「范氏口供，我們也打聽不著。司裡也下過諭，不准官差皂隸透出消息。倘外間有何議論，即以站堂的是問。像這麼嚴緊，我們哪能知道。」三人一面說話，來到女監。先向女牢頭梁張氏打聽監內景象。聽那梁張氏說，阿氏是極其沉穩，每天兩飯一粥，若有官人進去，旁人都歡歡喜喜，有說有笑，惟有春阿氏安然靜坐，絕沒有輕狂之氣。就像監裡那樣骯髒，阿氏也極其潔淨。不但她衣服鞋襪，一切照常，就是她所鋪草簾，所蓋的棉被，都比同牀的乾淨。若說這樣女子，謀害親夫，那麼陽世人間，就沒有好人了。梁張氏越說越氣，連把淫婦蓋九城，不該因奸殺子，污陷兒媳，痛罵了幾十聲。真卿等也聽著痛快，彷彿那梁張氏一罵，便替春阿氏洗了冤枉似的。隨又打聽阿氏在監，說過她家事沒有？梁張氏道：「沒說過。」慧甫聽了此話，謹記在心，因問阿氏過堂，能幾時回來？牢頭說：「過堂沒有時限，有跪鎖拷問時，至早須三個時辰，方能放出。」真卿又歎息半日，慧甫把監內情形，得了大概，俯在牢頭耳旁，欲求牢頭費神，轉向女牢頭打聽，可有阿氏娘家人，來此探問沒有？梁張氏道：「上頭有交派。」

阿氏家裡人不准進來。」說著，又用手指道：「您瞧，這就是她母親德氏，由堂上下來了。」

慧甫等回頭一看，果見東牆夾道，有管獄官人，帶著個年近六旬，蒼白頭髮的老婦，面帶愁容，穿一件蘭布褂，兩隻香色福履鞋，後面跟隨官人，進了女監。慧甫把德氏上下打量一番，不由得緊皺眉頭，暗中納悶。看那德氏面貌，很是嚴肅，斷不是不講家教的舉止。慧甫看了一回，催促謝真卿趕緊回去，說獄中情形，我已得著大概，等過了三五日，普雲過部後，我們再來查看。當下與那男女牢頭告別，分頭而去，慧甫把部中情形，告知礪寰，問他有什麼法子，可以調查真象。礪寰道：「先生不必著急，兄弟自

有妙法。」慧甫道：「既有妙法，你我分頭調查，如有所得，即行商議。」兩人計議已定，又約會黃增元等，調查文光的親友，和阿氏的家事。又聽說阿氏胞兄，名叫常祿，現在外城警廳充當巡警，慧甫要委婉托人，交結常祿的同事，好探聽阿氏為人，究竟品行若何？

不想光陰似箭，時序如流，轉瞬之間，已經嶺上梅開，小陽將近。刑部的消息，自把普雲送部，一連著拷問數堂，沒有承認的口供。驗其血跡，確是瘡瘡脈血。雖在嫌疑之內，若指為原凶，又沒有真實憑證，只不過報紙宣傳，因為普雲為人不甚務正，又常在文光家內，難免與蓋九城有拉攏。不想拷問多次，依然無供。尚書葛寶華、左侍郎紹昌、左侍郎張仁黻，全都非常著急，誠恐一司承審，所見不公，又更調幾回司口，改派幾回問官。凡部中有名的司官，沒有一個沒審過。會審多次，都說普雲、范氏不像正凶，稟明堂官，請予釋放。堂官也無話可說，只得將普雲、阿德氏先行釋放，好改派問官，嚴訊阿氏。

隨將合署員司聚在一處，大家討論此事，畢竟有什麼方法，可以得著實供。眾司員面面相視，毫無辦法。葛公道：「此案若不得真象，如何定案？現在輿論是這樣攻擊，若不見水落石出，本部的名譽，自此掃地。昨日叫起兒，上頭曾問此事，我當時無話可答，只好支吾搪塞，口奏了一回。至散門的時候，我同紹仁亭很是著急。仁亭要親自提審，但能有個要領，雖一時不能定案，也好變個方法，具奏請旨埃不然。因循日久，言官再一參奏，我們就沒顏面了。」紹侍郎道：「前日在景運門地但，曾與那中堂景大人相見，談及此事，據提署左翼報告，俱說春英之死，確是阿氏所害；但不知幫凶的為誰？諸公對於此案，皆已審訊多次，如果是阿氏所害，我們居心無愧，即可按律定擬，免得延緩日期。」問官宮道仁道：「大人如此高見，司員也不敢不說，本司提審阿氏，因見她舉止言容，皆極莊靜，頗不似殺人兇犯，未敢用刑。後因她沒有口供，不說是情甘抵命，便說心迷誤殺。後見其手上指甲，有用刀折傷的痕跡，當即以嚴刑拷問，據阿氏供說，一陣心迷，不知如何折落。司員聽此口供，分明是支吾之語，遂設法誘供，並令女牢頭梁張氏，暗探其言談舉動之間，有什麼破綻沒有。不想直至改調別司，仍無口供。據司員想著，阿氏在家中受氣，意欲自抹脖子。

春英猛然驚醒。阿氏於驚慌失措之際，誤將春英砍傷，似亦在情理之中。」又一司員道：「本司亦審過多次，但揣情度理，所見與山西司稍有不同。日前與提署行文，將院鄰德修等傳案質問，該以春阿氏平日是否正經？據稱，未聞有不正名譽。詰以文范氏品行若何？皆雲不知。如此看來，則是否為阿氏所殺，尚在兩可。」葛尚書聽到此處，隨令各司員將屢次所訊供詞一一調出，細與張、紹兩侍，翻覆查閱。又一司員回道：「阿氏在本司所供，皆與他司不同。原供說，屢受春英辱罵，繼又說素受夫妹欺負，後又說素受婆母斥責。且殺死春英一節內發迷，提刀向春英脖上，盡力一抹。繼又說，是日在家，提刀坐在牀沿上，本欲自盡，不料春英掙起，揪住該氏手腕，以致一時情急，刀口誤傷春英咽喉。其前後供詞，屢經變易，殊難深信。

當用嚴刑拷問，而阿氏一味支吾，迭次用刑，仍堅稱委無他故。

按其情節，原凶是春阿氏無疑。惟據文光、德氏、瑞氏、托氏並鄰德珍等供稱，阿氏過門後，夫婦向無不和，阿氏亦沒有醜名。據此看來，必係別有緣因。或為家中細故，偶與婆母小姑稍有不睦，一時思想不開，遂至情急尋死，抑或兒女纏綿，欲與丈夫同荊或春英見其欲死，向前奪刀，以致誤傷而死，這亦在情理之內，疑似之間的事。」又一司官道：「諸公所見，皆極近理。阿氏由本司承審。屢次所供，皆與各司略同。惟最後供說，丈夫已死，不願再生。請早賜一死，以了殘生。其言慘痛，頗難形容其狀，似有別項緣由，隱忍不能言的意思。後詰其姦夫為誰？彼則堅稱願死，別無可供。據此看來，則阿氏心目中，必有別項隱情，斷非一時所能猜測的了。」

一語未了，把旁坐一位司官，名叫志誠的怒惱，冷知兩聲道：「今有堂憲在此，願我同寅諸公，要以官常為市，莫被奸人所誤才是。」說的那一司員，臉上發紅。因為志誠以冷言激刺，彷彿指摘旁人，受過文光運動似的，因冷笑道：「我輩以法人資格，誰肯循私呢？」說著，你言我語，紛紛爭議。幸有郎中善全、員外郎崇芳等婉為解說，為著公事，我們不要爭意見，大家方才住口，紹公把供詞閱畢，聽了各司所見，各持一說，當即相任善全把各項卷宗，調查清楚，按該氏自認誤殺屬實的情形，移送大理院，詳細推鞠。一面與葛尚書商議，再與提督衙門巡警廳，並各處探訪局所行文，煩請偵察名家，悉心採訪，如得有確實憑證，即行咨送大理院，以備參酌，葛公亦深以為然。張侍郎道：「古來疑獄，有監候待質之法，現在之現行例，強盜無自認口供，賊跡未明，盜伙又決無證明者，得引監候處決。則服制人命案件，其人已認死罪，雖未便遽行定讞，似可援監候處決之例，仿照辦理，葛公等亦深以為然。隨令司員等先與偵察機關繕具公文，令其委派偵探，細心採訪。

並令官道仁等查檢舊時例案，有與此案相同者，好援例比擬，具奏請旨。囑咐已畢，隨即傳喚搭轎，各自回宅，暫且不表。

單說那名家偵探，因為阿氏一案，皆極注意。其中有一位精細的偵察家，姓張名瑞珊，名號同一，常往來於京津一帶，性情慷慨，極喜交遊，能操五省方言，人人都稱他福爾摩斯。

是時在天津探訪局，為高等偵探。因見刑部堂官，有約請各處偵探，幫同調查的公函，遂動了爭名之念。暗想北京城中，是藏龍臥虎，人文薈萃的地方，怎麼阿氏一案，就無人解決呢？

隨即攜了銀錢，不今眾同事知其蹤跡，暗赴老龍頭車站，買了火車票，當日就乘車來京，住在煤市街萬隆店，亦不暇拜望戚友，先往各茶樓，博彩輿論。有的說文光家裡，在刑部托了情，已將春阿氏問成死罪，不久即送大理院，請旨定案了。有的說文范氏手眼通天，未嫁文光以前，常與王公闊老交接來往，此次承審官員，皆與文范氏原的夙好，所以連姦夫普雲，皆各逍遙法外，無人敢惹。大家紛紛議論，所說不一。瑞珊也一一聽明，記在心裡。忽見眼前桌上，坐著個年少書生，衣服打扮，皆極華麗。對面有一老叟，童顏鶴髮，戴著墨晶眼鏡，手拿早早煙袋，口中呼著煙氣，與那少年閒談。少年道：「中國事沒有真是非。若望真實裡說，反難見信。近如春阿氏一案，明明是謀殺親夫，偏說是受人陷害，竟鬧得刑部堂官，都不敢定案了。」那一老者歎道：「人世間事，由來如此。若非報紙上這樣辯護，早已就定案了。我前次承審此案，阿氏跪在堂上，我仔細一看，不必她自己供認，那臉上顏色，已然是承認了。後來到別司拷問，她只說情願抵命，請早判死。只此一語，即可見害人是實了。雖不是阿氏下手，亦必是愛情圓滿，不可思議的情人了。」說著，聲音漸低，唧唧哦哦的，聽不真切了。

瑞珊把茶資付過，得了這議論，心已打定主意，先往六條衙門，拜見烏珍，把翼裡口供、屍場情形，一一問明，婉轉各界戚友，變盡偵探方法，先與文光交結，並探聽阿氏的家事。

又赴外城警廳，面見阿氏的胞兄。自從丁未年冬月到京，費了若干手續，方知春阿氏乳名三蝶兒，自幼聰明過人，父母都愛如掌珠。自從阿洪阿去世，只剩母親德氏，帶著她長兄常祿，少弟常斌，娘兒四個度日。德氏為人，本是拘謹樸厚，頑固老誠的一派人，言容鄭重，舉止凜然。在家教訓子女，決不少假辭色。其對於親戚故舊，也是冷氣凌人，毫沒有和藹氣。以故那親戚朋友，都笑她老人板兒，德氏亦並不介意。殆至丈夫死後，母子們困苦無依，遂遷在至親家內，為是有些照顧。這家也不是旁人，正是德氏的從妹額氏家，妹丈姓聶，表字之先，現為某部員外，生有一子一女，男名玉吉，女名蕙兒。玉吉幼而聰敏，長而好學，氣宇軒軒，不可一世。惟一受家庭拘束，年已十五歲，尤不許出外一步。額氏為人，也是拘謹莊重，向與德氏投緣，頑固氣息、實相伯仲。額氏住在西院，德氏帶著子女，賃居東院，兩家是一牆之隔，中有角門可通，以故東西兩院，如同一家。玉吉比常祿小三歲，恰與三蝶兒同庚，比蕙兒長一歲。五個人年歲相仿，既是姨表兄弟，一院同住，所以耳鬢斯磨，每在一處玩耍，毫無拘禁。德氏姊妹，是虛文假作的拘謹，從來於兒女性情，悲歡喜怒上，並不留心。德氏雖知愛女，不過於表面上注意，只教唯唯諾諾，見人規矩而已。後來三蝶兒年歲稍長，出脫得如花似玉，麗若天人，鄰居左右，莫不驚其美豔。每當夕陽而下，德氏姊妹常帶著子女們站在門前散悶。三蝶兒年方十五，梳一條油鬆辮子，穿一件淺蘭竹布褂，對著那和風弄景，芳草綠茵，越顯得風流秀慧，光豔奪人，彷彿與天際晚霞，爭華鬥豔似的。過往見者，咸驚為神仙中人，以故媒媼往來，皆欲與三蝶兒提親。誰知德氏姊妹，自從玉吉幼時，早就有聯姻之意，不過兒女尚小，須待長成之後，始能提起。這日有鄰居張羅，是東直門草廠一帶著名的惡少，因愛三蝶兒之美，

托囑媒婆賈氏，往德氏家內議婚。賈氏剛一進門，先將三蝶兒的針線贊個不了。三蝶兒是聰明過人，見她這般諂媚，厭煩之極，收了手巾活計，便向西院去了。是時那玉吉、常祿兩人正在外處讀書，每日放學，教給三蝶兒識字。幸喜三蝶兒過目不忘，不到一年光景，已把眼前俗字，認了許多。尋常的書帖、小說，也可以勉強認得，只苦於德氏教女，常以女子無才便是德一語為成，所以三蝶兒識字，不肯使人知道，只在暗地裡，看看說部，習習寫字。晚間無事，便令玉吉講解，當作閒伙吹話兒，玉吉亦沉默向學，留心時事，每日下學回家，即與兄弟姊妹，一處遊戲。常祿的資質略笨，性又剛直，故與玉吉不同。常斌是年紀小蝶兒性情投合。小時有什麼好玩物，皆與三蝶兒送去。有什麼好吃的，也與三蝶兒留著。三蝶兒性情孤傲，亦好清潔。看著常斌、蕙兒等又齷齪又骯髒，心裡十分厭惡，惟與聶玉吉脾胃相投，常於每日晚間，學經問字。到了年歲稍長，智識漸開，三蝶兒的思想明敏，體察著母親心意，合姨夫姨媽的心理，顯露了結親之意，遂不免拘謹起來。每逢與玉吉見面，極力防嫌，連一舉一動上，俱加小心。工不知何故，總疑有什麼得罪地方，欲待問她，又無從開口。

這一日學塾放假，獨在上房裡練習楷字，忽見三蝶兒走來，站在玻璃窗外，因見屋裡無人收住腳步，隔著玻璃問道：「我姨媽往哪兒去了？你怎麼沒上學呀！」玉吉放下筆管，笑略嘻的點手喚她。三蝶兒搖搖頭，轉身便走。後面一人扯住道：「你上哪兒去？我哥哥在家哩。」三蝶兒回頭一看，正是蕙兒。

不容三蝶兒說話。死活往屋裡亂扯。三蝶兒央道：「好妹妹，別揪我，我家裡還有事呢。」蕙兒冷笑道：「有事麼？不搭棚，既往這裡來，就是沒事。」說著，拉了三蝶兒的手，來到屋內。

玉吉也出來讓坐，笑問道：「姐姐這幾日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，請你吃飯，你都不肯來，莫非我們這裡，誰得罪了姐姐？」三蝶兒笑道：「你真是沒話找話兒。我若不肯來，焉能坐在這裡？」

說的玉吉笑了。忽額氏自外走來，一見三蝶兒在此，便問她吃的什麼？又問她做什麼活計？三蝶兒一面答應，一面與蕙兒拉著手。蕙兒是年幼女孩，見了三蝶兒如見親人一般。因額氏在此，不敢放肆，嗤嗤而笑。三蝶兒惱她淘氣。因礙在額氏面前，不好說話。不想被額氏看見，瞪了蕙兒一眼。厲聲喝道：「什麼事這麼揉搓人？這麼大丫頭，不知學一點兒規矩禮行，竟這麼瘋子似的，學討人嫌麼？」說著，把丫頭長、丫頭短的罵個不了。還是三蝶兒勸著，方才住了。額氏道：「你不用護著她，你們姐妹們，都是一道號。半天晌午，為什麼不做活計？」

竟滿散逛，真不給小孩兒留分了。」說的三蝶兒臉上，一紅一白，放了蕙兒手，又不敢久坐，又不敢便走。玉吉站在一旁，一見蕙兒挨說，早嚇得跑進屋內，不敢則聲了。一面磨墨，又聽見外間額氏申飭三蝶兒，遂高聲喚道：「姐姐，你不要找尋了。貓從房頂上已經回去了。」

三蝶兒會意，三步兩步的走出，回到東院。原來那說媒的賈婆，仍然沒走，坐在裡間屋裡，咕咕嚶嚶的，正與德氏說話。

三蝶兒把腳步放重，自外走來。站在母親身旁，又與賈婆德氏，斟了回茶，返身回到屋內，無精打采的，做些針線。不想那賈氏話多，坐到日到平西，仍在西裡屋裡，刺刺不休。有聽得真切的，有聽著渺茫的，句句是說謀拉牽，自誇能事的話。又獎譽三蝶兒容貌，必得嫁與王公，方才配合。三蝶兒聽了半日，句句刺耳，因恐終身大事，母親有何變故，遂把針線放下，靜坐細聽。那賈婆道：「告訴姐姐說，我管的閒事，沒有包涵，你自管打聽去。家業是家業，郎君是郎君。明天把門戶帖兒」說到此處，又隱隱的聽不真了。三蝶兒不知何事，料定母親心理，禁不得賈婆愚弄，若有長舌婦，來往鼓惑，實與家庭不利。想到這裡，心裡突突亂跳，身子也顫搖起來。便悶悶倒在枕上，暗暗思量，覺得千頭萬緒，十分煩悶。忽見賈婆進來。

笑嘻嘻的道：「姑娘大喜了！我保的這門親事，管保門當戶對，姑爺也如心。」三蝶兒聽了這話，如同萬箭攢心一般，正在不得主意，猛聽西院裡一片哭聲，說是玉吉挨打，被聶之先當頭一棒，打的昏過去了。當時一驚非小，三步兩步，跑了過去。果見聶玉吉躺在院裡，之先拿著木棒，喘吁吁的站在一旁，有德氏、額氏姐妹，在旁求饒。蕙兒、常祿等亦跪地央告。之先怒目橫眉，頭也不顧抬，只望著玉吉發狠。眾人再三央告，死也不聽。搶步按住玉吉，欲下毒手，急得三蝶兒，嚶呀一聲，仆倒就地。欲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